

爱讲故事的老邻居走了

■苏凤屏

2023年7月12日,得到孙思义主席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红旗东街367号文联家属院忙碌。接电话的同时,我下意识地走出小院,望向巷口,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爱讲故事的邻居,走了。

孙主席笔名义夫,是运城文联第二任主席。李逸民主席系第一任。在我的印象中,文联诸同事很少有人称他们“主席”,大家都称他们“李主任”或“李老师”,“孙主任”或“孙老师”。对文联人来说,这样的称呼有一种亲近感,更显得家常。

作家王安忆说,小说本质上就是讲故事。孙主任说过:故事就在生活里。他这样讲,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对他来说,生活无处不故事。

孙主任爱讲故事,不仅文学圈内人周知,家属院附近许多单位、学校和小区里的人也知道。文联家属院虽然老旧,但是出门就是繁华的大街,与另外两个单位家属院紧邻,周边有医院,有中小学校,常住人口也不算少,也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所以,经常有郊区的菜农瓜农把时令农产品拉到巷里叫卖,一声吆喝,楼上楼下和小院里的住户们纷纷出来。这中间,肯定有孙主任,他也不是每次都买,但每次他都站在摊位前,平平常常三两句两句话,就活跃了买卖气氛。没有买主的时候,他就和卖瓜、卖菜、卖水果的人聊天,聊的都是村里的事、地里的事,或者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仿佛眼前的人是他相熟已久的老乡或朋友。

孙主任的朋友很多。这里的朋友,不光是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卖青菜水果的乡村人,也有看大门扫大街和拉垃圾的打工者,不同的人群,他都能聊出有意思的话题,而且,还能总结出不同人的性格脾气,甚至能聊出他们身上的趣闻故事。

很快,这些趣闻故事就会变成他的独家“话题”,而且在讲的过程中更甚绘声绘色,妙趣横生。这样绘声绘色的讲述不是一次,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每讲一次,内容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变化。

一个故事,也不知道他给多少人讲了多少遍。终于,他不再讲了,不讲并不是说这个故事就结束了,而是他将其变成了文字,变成了人物形象鲜明而独特,故事情节生动而有趣,尤其是能给人启迪和思考的小说作品了。

这就是孙主任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作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独具一格的构思和写作特点。

熟悉孙主任的朋友,都清楚他的创作过程,我也曾当面总结他是“三段论”,即听故事——讲故事——写故事。

听故事,并不是盲目去听,天马行空;讲故事,也不是随意地讲、哗众取宠;写故事,更不是简单记录、人云我云。这听、讲、写,在他这里都有有一定的智慧和策略的。

我曾亲眼目睹他与瓜农聊天过程,他是一个忠实的听众,但是会有意识地引导着话题;我也曾亲耳聆听他讲述一件件趣闻逸事,发现他讲的过程其实就是构思和再创作,他会在意听者的反应;他的小说,很少有抒情描写,就像他的为人行事,朴实无华。但是,他的感情是质朴的,语言是质朴的,所以,他笔下的故事也是质朴的。他用最朴实的语言,挖掘最复杂的人性,观照最丰富的社会现实。

读他的小说,故事里的许多人物几乎都能“对号入座”,却又似是而非,也许是瓜农王五,也许是果农马六,篇幅不长,但是人物形象丰满,语言诙谐幽默,尤其是能让人莞尔一笑后深入思考。所以,很容易就让人记住了这个故事和故事里的典型人物。

许多次听孙主任讲故事,也熟悉了他故事里的许多人,有时候在街上遇到张三李四王五麻六,或是在读他小说作品的时候,似曾相识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很自然地就想到他讲的故事。至此,会心一笑那是自然而然的。

我也曾好奇,孙主任怎么会讲那么多故事?我甚至猜测,他每天忙忙碌碌出来进去,和谁都能聊到一起,看似简单乏味,其实是在搜罗故事。

每天清晨六点左右的样子,小巷里就会响起“啵啵啵啵”的脚步声,不用猜,肯定是孙主任,这“啵啵啵啵”的脚步声也是他的专属。起大早的他并不是去晨练,而是在小巷头或大巷口立一会,或是拐个弯来到中医院门口,再或是多走几步往南转到热闹极了的菜市场。这些地方,人多车多门市多,也是产生故事的地方。

孙主任的许多故事,就来自于市井生活。他用行动实践着“文学来源于生活”的真谛,在普普通通的生活里发现、感悟、提炼、创作,把它变成一篇篇精彩的故事。

孙主任爱讲故事,言谈举止也是幽默风趣。有一次,他买了一袋馍回来,不是提在手里,而是扛在肩上,巷里碰见了,张口就是:花了五个元,扛回一扛馍。

有一次,听见他说:巷口卖瓜的老汉肚子里有墨水,戴的眼镜六百瓦。

听,“一扛馍”“六百瓦”,直白朴实,简洁明了,却又生动传神,让普普通通的生活物象充满了灵性,仿佛刚从泥土里拔出,还带着田野的气息,让人觉得格外有意思。

这样有意思的见闻实在是多。孙主任离开文联家属院住到别处已经六七年了,有一年麦收前后,一个卖大蒜的老农在巷口可着嗓门喊叫,我上前购买。老农问了一句:咋不见你巷里有意思的洋相老汉了?

洋相老汉?我一愣,很快就明白了他说的是孙主任。

附近中学有一个老师爱好文学,有一天到编辑部投稿,正好碰到孙主任。听了我的介绍后,这位老师显得很吃惊,等孙主任离开后,他悄悄地给我说:这个老汉土里土气的,没想到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

这个外人眼里的“洋相老汉”,也确实够洋相够土。经常系错扣子,两片袄襟一长一短;一长一短的袄襟下,经常露出一截红裤带;经常是一本正经地讲笑话,永远一口地地道道的荣河话,往往是听者捧腹大笑,他却一脸认真,那认真的神态更让人忍俊不禁。尤其是他的走路,两只脚就像离不开地面似的,走过来走过去,发出“啵啵啵啵”的声音。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不修边幅”,才会有许多不修边幅、满口土话的乡下人愿意接近他,乐意给他讲家里的事、邻里的以及村里的事;也许是他的“土里土气”,才会有更多的底层人愿意和他分享自己的酸甜苦辣。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小事小情,被孙主任“收为囊中”“变为已有”,成为他丰富的创作素材。由此,一篇篇接地气、乡土味十足的小说应运而生。

孙主任的小说,篇幅大都不长,但是故事性极强,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市井人物像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性格迥异,趣味盎然。比如“七姑”“潘三婶”“老佃头”……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几乎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他用艺术的“慧眼”发现故事,用艺术的“慧心”建构小说,用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让这些人物形象丰满立体、细节引人入胜、故事生动有趣。

因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许多读者知道了他,说他“有意思”;因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细节,许多评论家说他“悟性高”“有灵性”。

一篇有灵性的小说,当然是好小说;一个贴近生活的作家,当然是受群众喜爱的。而这些好小说里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司空见惯,孙主任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悟到了其中的真谛,并将之传递给更多的读者。所以,说他“慧眼慧心”也是名副其实。

有幸多年邻居,我听孙主任讲故事已是不计其数,即使一个寻常节日,他也能讲得生动有趣,俗言俚语张口即来。比如他讲《懒婆娘祭灶》:灶王爷你要弹嫌,我灶台窝窝不干连,不是我当媳妇的身子懒,实在是我家娃娃多。比如他讲吕蒙正祭灶:一碗清汤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乱世文章不值钱。等等。

人常说近朱者赤,经常与孙主任聊天,听他讲故事,耳濡目染,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在我的民俗散文集《故乡三事》里,就有这些故事的影子。

2019年,《故乡三事》出版后,我特意给正在住院的孙主任送书,并且告诉他,里面一些情节得益于他讲过的许多故事。

孙主任呵呵笑着,不顾手上正扎着输液针,努力翻开书页,看着目录说:“我讲是我的故事,你写了就是你的故事;人人都有故事,生活就是故事。”

是啊,故事就在生活中,看你如何去发现和表现。这是一道命题。老一辈作家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

百姓记事

父母是我们的酷暑行囊

■李立欣

五月廿三,运城三伏天。妹妹立夏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行旅,主题是带上父母自驾,寻找山里的清凉。母亲问:去哪哒?我说北山有永和,永和有桑壁。桑壁是父亲六十多年前学习与工作的地方……上午十点,回到村里。恒才、立夏一边说打算,一边各吃着蟾、油桃。

老两口虽觉得突然,但也欣然,匆匆忙忙收拾东西,转眼就上了车水马龙的大路。途中言语甚欢,老故事,新话题,走一路说一路。中午吃完吉县的香辣虾,五人从小路赶到壶口,壶口只有母亲一人未去过。于是,母女看瀑布,父子婿三人在空调大厅等待。其间,我有意搭讪小摊大哥,方知壶口后面有一小路可到“克难坡”,可到大宁县,无需再绕回县城。于是,等到她们一回来,我们就出发。母亲说:看个景点,我们就要一百二。夏说:换成鸡蛋一大堆,买成猪肉几十斤。我们都笑,母又说:这个看着比电视上好……

说话间,车已跃上葱茏四十回,大河飞掷脚下,转眼无了踪影。眼前是塬上阡陌,乡间小道依然曲折,方向左一把右一把,人在车里东一下西一下。行二十余公里见岔道口,左行,过村庄三五、路线问题心虚,犹豫间,见一村舍庙宇侧坐闲散人数十人。停车,问路,他们向我投来一束束好奇目光,目光中带有迷惑。按照老乡的小区域理念,去大宁县就得走吉县,他们七嘴八舌头地说我走错了。问路不能问瞎眼,疑难不能疑老乡,我只能调头。调头之际我想看看那座天帝小庙,才曰:五岳归来不看山,大庙乡人,何须看戴尔小庙?夏也直说“然,然,然”。于是,告别车外炎热,走上了老乡指引的乡间小道。一路上,有崎岖,有惊险,翻沟越岭进入了人祖山景区。景区广袤,人烟稀少,遇了字口,左行,一路下山,行二十余公里又返回吉县城。心里大不爽,却不知道错哪了。山里落日早,昏天持续久。我决定放下疑问,继续沿县级小道,直奔大宁县城。一路上大货车一辆又一辆,我说:这些庞然大物的频频出没是疫后经济复苏的兆头。才曰:车大猛如虎,行车不赶时,大宁只有二十多公里。父亲说:大宁还不如北相镇。我觉得人入人其里难免管中窥豹。才问:宿大宁?我说:趁天尚明,继续北上,直奔桑壁。桑壁是这次出行的主题,六三年前父亲在大山里的桑壁公社卫生院学习与工作,那块热土他曾经魂牵梦绕,流下了太多的记忆与印象。那是一个有故事有人情的地方,更是他人生立业的原点。

车到达桑壁时,桑壁已经泡在清凉的黄昏尾声,与夜一步之隔。过了桥,父亲就要下车,他明显有些激动,他给我们讲着那些重复的故事,我们努力地陪伴着他去回忆。他说以前是石板街,以前是石头房,以前是清清的河……

他的描述堆在一起就是一幅画,但画早已被涂抹。水泥路,瓷砖房,卫生院成了乡政府,油坊没了,加工厂也没了。正说话间,迎面走来一位老乡,父亲拦住人家问曾经的那些人,那老乡一问一摇头,那摇头不是不认得,就是人已歿的意思。父亲怅然若失,仰头望了望远山的天际,唯青山依旧。乡政府门里的红旗像一堆薪火,燃烧着曾经的青春岁月。他刻意整了整衣衫,再喝一口桑壁水,再照一张故地相,人生八旬,寻水思人。

夜宿桑壁的想法落空是因为大山小镇实在没个旅馆。天上的星星亮了,我们只好在夜色里踏上了前往永和县城的路途。永和属晋西高原的一部分,梁崩重叠,沟壑纵横。县城在父亲的印象中依然是一条陈旧的老街,像一帧老照片,昏黄、土色、沉寂、静默。窑洞很多,房子很少;毛驴很多,汽车很少;石头很多,庄稼很少……所有的记忆都是固化,好像一辈子也化不开。

永和县城是在灯光中打开的。由起初的星星点点到逐渐的星光灿烂,一座山城便在星河一样的大街上露出了自己的容颜,它像许多北方县城一样,高楼、大街、店铺、汽车,喧闹且忙碌,生活又烟火。文昌大酒店是县城最有时代感的下榻之地,我们在酒店吃了炒小炒,喝了豆腐汤,回到房间住窗边一站,山城灯火一览无遗。开启窗,凉风习习,山岚之气仿佛……父母随行,心无挂碍。我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睁开眼,拉开帘,窗外一层是楼舍相错的城,一层是丹霞一样的土山,一层是霓裳般的云天。人间酷暑,永和清凉。熏风吹来了秋意,也吹暖了我的“鼻炎君”。我是在喷嚏炸雷、鼻涕清流的固态下离开永和县城的。车沿着翠绿的国道蜿蜒蛇行,一路向东。那是大河边,有乾坤湾,有永和关。父亲说:乾坤湾,宜远观,高处看下一曲链。人若走进易障眼,只见乾坤不见湾。照这样说,站在山上望一望得

只有一方糙手的粗布温暖嘘寒如同母亲生茧的手掌托着我童年的头顶在绿色的纤维间尽情地呼吸

风雨千年 柴白历史的容颜 在回归自然的今天 纤细的兰花指 揉捻一份绿色 揉捻一份自然 揉捻一份传奇 一尺的阳光 千丈的温暖

鹤雀楼

翠映汾水(诗画) 段俊清 作

故乡情结 村前的池泊

■任良杰

池泊坐落于村前,选择在庙旁边,至于为何挖在这里,无人忆起。左边往南不足二百米是一条笔直的进村水泥路,路的尽头竖立着高大气派的不锈钢架子,焊接上去的村名烫金大字熠熠闪光。再往北回转,便进入袅袅炊烟升起的村子,平房小楼错落有致,绿树环绕花香鸟语。

池泊右边是一块空地,后面是一座关老爷庙。当时村民流传有不住池边庙前的说法。首先,村里想把这块空地规划成宅基地,即使每分地价格降到最低,也无人敢竞买。

记忆中降到池泊的初次印象还是听爷爷讲的。那年爷爷二十出头,天热在池边戏水玩耍,这时走过来三个肩背三八大盖的日本鬼子。领头的见爷爷长得虎背熊腰,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冲着爷爷吼道:小伙子,摔跤的干活!硬是逼着爷爷出手。爷爷接连摔倒了两个鬼子,又和那个军官模样的鬼子开摔。双方摔得鬼胶着,不想我爷爷一个翘起,头碰到了旁边的碌碡,鲜血直流。直到爷爷老去时,头上还留着一个圆圆的伤疤。

我是听着爷爷在池泊边和日本鬼子连接三跤的故事中长大,爷爷成了我心中崇拜的偶像,他的勇敢举动永远激励着我做人做事。那时,我既恨透了日本鬼子,又产生了对池泊的好奇和向往。记不清是哪年,天公不作美,连续下了半个月雨,各家各户的雨水湍急地从院里流向巷口,冒出串串水泡,又奔涌向街道,从四面八方汇入池泊,池满水溢又回流村里,给群众造成生活不便。于是,村支书组织劳力沿池泊一角挖出一条大渠通向废弃的达五米深的砖瓦场,才彻底解决了水患。

水满就有水亏的时候,也许是池泊年久失修,承载的压力不堪重负,某天雨后看上去池水还满满当当的,可到了第二天一池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村民的倡议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加固池泊的战役打响了。池前红旗飘扬,口号声声,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挥舞锹和镐,拉土的、抬杆的、平整的、烧水的、送馍的、修理的,不分昼夜,不怕苦累,战天斗地,热火朝天,不到二十天工夫,池泊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忘不了池泊边,站着的那棵一揽子都抱不住的粗柳树。在加固池泊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决不允许伤害它,哪怕是暴露其一点点的根须。每年春天池泊边的美景是最诱人的,村人眼中的柳树是最迷人的。驻足此处,不禁会吟咏起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柳树显得更加美丽,朴素坚韧,也正应验了那句古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瞧那垂柳伸出的枝条披着和煦的风吹入池泊里,仿佛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甩着细长的头发。各色野花香繁似密的密布在池泊的周围,无名小草探出嫩绿的腰身东张西望,清新的芳香飘荡空中,风动草动,花动心动。忽高忽低的飞燕轻轻掠过水面,尾尖嗖地沾了一滴水,就看到泛起的波纹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

还清晰记得,那时的池泊水质透明,波光粼粼,如丝绸般滑过。清澈的水面上,被阳光照射出另一番景象。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水下游来摆去。池边,人们排队肩挑手抬,又笑又闹,一池池活水滋养了一方百姓。

后来,看到的是婆婆媳妇高高挽起裤角,放置搓衣板,拿出脏衣服,抡起棒槌,低头弯腰洗着搓着,嘴里还哼唱着小曲小调。

池泊象征着魂,隐藏着老一辈一辈父老乡亲喜怒哀乐的故事。它默默地佑护着全村老小平安幸福,见证着荣辱得失。

老粗布

■晓寒

捡起历史的线头 在如梭的旧时光里穿行 一方粗布 一团不掉色的念想

抚摸老粗布 心被疼得生疼 襁褓的岁月里